

小復仇者

古卡相碧



時代出版社

小 復 仇 者

古 謝 爾 著

蘇 菲 亞 譯

(伽 山 的 故 事)

約 丹 斯 基 作 圖

О Гукасян

МАЛЕНЬКИЕ МСТИТЕЛИ

(Рисунки Б. Иорданского)

本書根據原文版本： Детгиз, 1950.

版 權 所 有

1951年5月 北 京 初 版

1953年5月 北京第二次印刷

8,001--25,020 册 · 定價 5,900 元

28 開 53 千字 · 188 定價頁

*

時代印刷廠排版

外文印刷廠印裝

新華書店華北總分店總經售

目次

作者的話.....	五
第一章 父親的死和埋葬——米爾·法魯赫.....	二
第二章 孤兒——假借據——母親的病.....	三
第三章 母親的死——父親的朋友把我收下照顧我.....	完

第四章 我到皮鞋匠蘇列曼那兒去——他敘述人間的不平——米爾·法魯

赫在迫害我……………三

第五章 米爾·法魯赫的皮鞋——我的逃跑——第一個露宿的夜晚……………四

第六章 我變成了『復仇者』隊伍中的一員——我們的隊長庫力……………五

第七章 我們向奪去窮人水源的地主報仇——我們向米爾·法魯赫報仇……………六

第八章 我們的隊伍被捕——我們一共值一條地毯……………七

第九章 我們精神勃勃地走下墳墓——兇狠的監工，閻王爺依薩赫……………八

第十章 我學文化——在這裏唸書是犯法的——工廠老板的兒子——血腥

的禮拜五……………六

第十一章 我們計劃逃跑——倫敦、柏林、紐約和我們的老板阿什拉菲…… 四

第十二章 伽山第一出現在工廠的牆外——沒有成功的逃跑——失火——我

們被投入監牢…… 一〇

第十三章 監獄大屋子——報紙編輯菲達加爾和他的朋友們——我變成了識

字的人——關於蘇聯和偉大的斯大林…… 二〇

第十四章 菲達加爾氣昏檢察官——同志們受懲罰——『太陽一定會出來，

天空不會永遠被烏雲遮蓋！』…… 三〇

第十五章 解放——『走出黑暗』報改名為『早晨』——『小復仇者』們又

聚會了…… 三六

第十六章

我頭一次看見蘇聯軍隊——米爾·法魯赫重新出現——爲甚麼米

爾·法魯赫愁眉苦臉……

一三

第十七章

在印刷廠裏——『小復仇者』隊伍第一次聽講演——閻王爺依薩

赫的講演……

一四

第十八章

『紅旗插在德國國會大廈上！』——有人企圖賄賂我——我叱責

賣國賊——我已經十七歲了……

一五

作者的話

親愛的孩子們，在給你們介紹小復仇者之前，我要同你們在一個國家裏稍微旅行一下，這個國家就是這故事中的少年英雄們出生的地方、受苦的地方和鬥爭的地方。

我先給你們講一講這個國家：

我們看見的是些荒涼的沙漠，死氣沉沉的村落裏的土房子，屋頂上堆着一堆一堆的乾牛糞。

我們遇到的是一些陰沉的小村莊和城市。

至於要看甚麼美麗的花園啦、芬芳的玫瑰園啦、輝煌的城堡啦、那些你們從前大概都聽見過或者讀過的東西，那就想都不用想了。因為那些花園和城堡的四周，有王爺和地主的家丁守衛着，除了有錢人以外，誰也不讓進去的。

我們從村落講起吧，因為在伊朗這個國家裏，大半是村落，城市很少，少到可以用手指頭數得過來。

這裏我得做點解釋。談起鄉村來，你們大概會想像到一些很有生氣的村落吧？土地也是用甚麼拖拉機開墾的，田裏佈滿了一排排的莊稼，豐富的收成是用自動聯合耕種機收割的。也許你們在想，這些村落裏也有電氣，農夫們粉白的房子，掩蔽在花園的翠綠中。也有學校和俱樂部，人們都過着幸福的生活。這些人到了他們的民族節日，便在村莊的廣場上唱歌跳舞。

恰好相反，在那裏，這一類的東西，你們是一點也看不見的。伊朗大部分的農夫沒有土地，他們是農奴，叫做『喀拉』，意思是『貧農』，也就是無家可歸的窮光蛋。他們常常帶着半飽的肚子去睡覺，連他們住的小土屋也不是他們自己的。他

們從早到晚披星戴月地爲王爺和地主工作，稍微有點過失，就會被鞭子打個半死，然後扔到牲口棚裏去『蘇醒』。

農夫在田裏耕田用的是犁，犁上架着公牛，有的地方還沒有犁，祇用一塊木板，板上綁塊尖石頭。

自然囉，這裏的文化水平也很低。

在村莊裏，你們是不見學校的，最多也不過看見一所陰沉的茅屋，孩子們跪在骯髒的蓆子上，穆拉（伊朗的和尙——譯註）手裏拿着棍子，教他們念經。

許多農夫往城裏跑；他們是爲了要逃脫這種不堪忍受的生活條件，爲了躲避擔當不了的租稅，爲了想變成一個城市居民，祇要條件稍微好一點，他們就滿意了。但是在城市裏，窮困還是在等待他們：那裏沒有工可做，誰能夠在駱駝商隊市場裏當上一個扛貨夫的角色，便算上上大吉了。想在很少的幾個製造廠和工廠裏當工人，那就更難了，因爲伊朗不是一個工業國家。

●駱駝商隊市場——一種與商棧設在一起的有關的市場，裏頭有商店、貨棧、商行等。

也許你們想在這裏找到童話中的寺院的尖塔、林蔭大道、精工雕刻的宮殿、蔚藍色天空中的飛行毯……。噢，這些全都是關於這個國家的古代童話了。

至於伊朗的城市，你們一定以為很熱鬧、很快活，街道一定是生氣勃勃的，這你們又猜錯了。我們一起要走過的是一些漫天灰塵的城市、破舊的回教寺院、狹窄幽暗的小路，蒼蠅嗡嗡的食品店，還有一些臨街的一扇窗戶也沒有的房子。在那裏我們將要看見，垂頭喪氣的乞丐站在街頭上，而在街上閒逛的則是那些有錢的人。

城市的上空，鸛鳥和烏鴉在打旋。

我們到地毯工廠的潮濕的地下室去走一趟吧：那裏，在陰暗中彎着腰工作的是些害風濕病的男女工人，他們旁邊還有七八歲的小孩子在工作。

我們到製皮廠和煙草廠去走一趟吧。那裏我們可以看到精疲力竭的工人。

我們到商隊市場去走一趟吧，那裏我們可以看到商人的大鐵櫃台……，在商店的門口，看見扛貨夫，用黑黑的、破裂的手指在數一天賺來的銅板。

不要以為你們總有一個時候能夠走進沉靜的、有高高的土牆圍繞着的房子去，

看看伊朗闊人的住宅，認識他們的家庭生活狀況。他們不允許你這樣做，永遠不會允許的。

『爲什麼在這個國家裏，一切都是這樣悲慘、這樣黑暗呢？爲什麼在這裏一切都停頓着呢？』你們會問。

要回答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，因爲伊朗被操縱在極少數有錢人和王爺的手裏。它是半殖民地，從前是英國人的市場，後來是德國人的市場，而現在，主要是美國人的市場。美國壟斷資本家，拿些舊式汽車、奢侈品、化粧品、雜貨、橡膠物品來換取伊朗人民用手所採掘和生產的石油、食糧、棉花、蘇、大米、羊毛等。

當然，把這些出產品和原料送給外國強盜的，不是伊朗的人民，而是伊朗今天當權的地主和富人。

但是，老百姓在想法解放自己，二十世紀以來，他們好幾次挺起身來保護自己神聖的權利，伊朗的反動派，用了德、英、美帝國主義的勢力，把人民的暴動鎮壓下去。伊朗的民主戰士的尸體在絞架上搖蕩；民主戰士們在監牢中受苦。反動派拷

打他們、槍殺他們、放逐他們。但是在自己的鬥爭中，他們是堅決的、倔強的，這些鬥士——愛國者中間也有婦女、青年和兒童，他們都愛自己的祖國——伊朗和自己的人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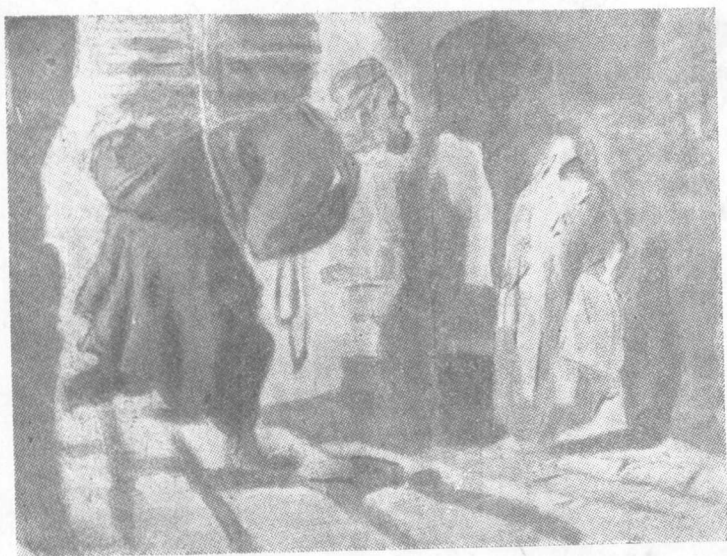
我親眼看見過這個民族，也在這個國家裏受過難，因為我生在那裏，我是一個流浪的俄僑家庭中長大的。

一九四六年，由於偉大的斯大林慈父般的關懷，我和其他成千的同族人，才得以幸運地回到祖國蘇維埃阿爾明尼亞，並吻着它的自由而繁茂的國土。

我親愛的朋友，現在同你們談話的是一個自由的蘇聯人、你們的大哥，他在過去受過苦，但是現在像你們一樣，他也很幸福了。

好，我們起程吧！我的朋友，自由的、光明的、強大的蘇聯的兒童和少年們！我們將要走過充滿着眼淚的盆地，這個盆地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開花，並且成為愛好自由的伊朗人民的自由國家。

奧瓦涅司·古卡相寫於耶列萬，一九四八年。



第一章

父親的死和埋葬——米爾·法魯赫

父親死的時候，我剛十歲。

父親是商隊市場裏的扛貨夫，因為搬運過分沉重的貨包，以致未老先衰。他是一個沉默寡言、駝背、兩腮塌陷、眼睛無神、面色蒼白、精神憔悴的人。

我們過的是窮困的生活，父親簡直維持不了我們一家的開銷，我的母親給人家洗衣服貼補家用。

我的父親不是好死的。他因為搬運沉重的呢絨捆，摔斷了脊髓，死在富商鐵木爾汗的倉庫樓梯上。

其他扛貨的伙伴們，午間把他抬回家來，我的有病的母親，哭得非常傷心，我

還不明白出了什麼事，我只覺得父親照舊要扛貨，夜晚照舊要咳嗽，並且因為腳和背痛要呻吟。

人們把父親用白麻布捲起來，用瘦馬把他從家裏拉走了。爲了要買這塊厚麻布和付穆拉念經的錢，我的母親把一隻銅鍋、三個洋鐵盆和家裏唯一的裝飾品、一塊綠色的小地毯，全賣給了收舊貨的；他是我們的一個遠親。

因爲我們欠伙食店老板巴什爾的債，他就把母親結婚時買的美麗的、但早已空了的箱子和我們唯一的一床被拿走了。我記得巴什爾還不滿意這些，想要從收舊貨的手裏奪回銅鍋，收舊貨的不放，指着躺着不動的父親喊道：

『你有良心嗎？死人要不要埋葬？！』

父親在捲進白布的時候，脚上有不大的一塊布垂下來，穆拉便停止了她的陰沉的唸經聲，彎下腰扯下那塊布，放進自己的口袋。『用它作手帕』——他噤哩咕嚕自言自語的說，然後又啞着嗓子繼續他的呻吟。

父親的伙伴，從墳地上回來，安慰母親。他們一共是四個扛貨夫，都彎着背，

穿着爛衣衫；我們的小破屋裏充滿着刺鼻子的煙味，使人喘不過氣來。煙是從他們的長烟桿裏冒出來的。他們那陰沉的、滿是皺紋的、好久沒有刮過鬍子的面孔上，浮着痛苦的表情。我的母親在屋角的破墊子上縮作一團，我低着頭，靠近父親扛貨的肩墊坐下；這是父親死後留下的唯一的東西。

扛貨夫們熱烈地爭論，不知道他們爭論的是什麼。

『大嫂子，』他們中間一位白鬍子的老頭說，『今天我受各位伙伴的托付，跟鐵木爾汗的夥計米爾·法魯赫說過話。鐵木爾汗應該給你們點什麼才對。我們不幸的伙伴、你的丈夫，已經死了。我們想，今天或明天，米爾·法魯赫會到你這兒來的，你向他討血債吧！』老頭兒說時，白鬍子在顫抖。

『是的，是血債！』其他的人點頭認可。

『阿拉！阿拉！（回教的上帝——譯者註）……』母親喃喃地說。

他們從自己油膩發光的錢袋裏，把最後的幾文錢，倒在母親的下襟上，然後慢慢地走出地下室。